

《教父》系列之六



幸运的移民

〔美〕马里奥·普佐



幸运的移民

〔美〕马里奥·普佐 著

王 龙 言 妍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大陆版权总代理:

Exclusive Agent F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东西走廊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EAST—WEST Coridor Communications, Inc.

美国·纽约·曼哈顿

250 W 57th ST NewYork NY 10019 USA.

幸运的移民

〔美〕马里奥·普佐 著

王龙 言妍 译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石 凡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625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4 000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 000册

ISBN 7-5387-0987-8/I·944

定价:13.80元

内 容 提 要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千千万万意大利人像朝者一样，做着黄金色的美国梦，如潮水般地涌进美国。这就是意大利移民潮。

在这股大潮中，年轻的寡妇露西亚·桑塔，带领着三个孩子闯入了旧金山，不久。由于经受不住情欲的折磨，又嫁给了一个比她更年轻的男人，为他生了后三个孩子，一个神秘的原因使露西亚·桑塔决定把这男人送入了疯人院，并拒绝这男人出院过正常人的生活。从此，她带领六个子女们和周围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警察以及时刻伺机攻击她的家庭的势力作不懈的争斗。

她的大儿子拉里是个胆大枉为的色情狂，公开和比他大许多岁的老板的夫人调情上床，他没有放过他周围所有漂亮的女人。

当他发现他的弟弟因偷铁路上的物资而被捕时，他大打出手，将一警察击倒在地，他的行动终于被一黑社会首脑所赏识，吸收他为黑社会的一个头目，并赏了他一块很肥的地盘。

她的二儿子文尼从小文弱，但在一次有目的的诱导下，终于和一个淫荡的女人上了床，当他还不明白这是一个阴谋时，就死在了火车的轮下。

而拉里和他的母亲露西亚·桑塔在文尼的葬礼上大作文章，采用了黑社会的手段，终于满足了整个家族的第一个愿望——向更富有的明天挺进。

作者虽在小说中做了大胆而直露的情欲描写，对美国经济建设时期的黑暗的混乱也毫不隐讳，但这只能作为故事的背景，而不是故事本身的目的，该小说显然是在向人们展示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在追求美好的生活目的时，有时不得不放弃正义或部分美好的传统。

出版说明

以《教父》一书在世界享有盛名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马里奥·普佐，在他迄今为止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其中《教父》、《西西里人》、《教子》（原译名为《第四个K》）。这三部小说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已先后在中国出版发行，如果说《教父》一书在七十年代成为美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读者中受到的青睐，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仅在1994年——95年的一年里，《教父》一书在中国的发行量就已超过百万，（《教父》一书是从七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大陆来的。）而《西西里人》、《教子》虽因在中国出版的较晚（《教子》在1992年才开始在中国大陆印行。）但印行量也超过五十万册之多。这样介绍马里奥·普佐，我们旨在说明他的作品除在美国外，至少在全世界的读者中是极受中国读者欢迎的。

对此，我们并不能准确无误地说明其根本原因所在。

但是，在我们这次一次性地推出马里奥·普佐的《黑暗竞技场》、《幸运的移民》、《大赌场》（原译名为《愚人必死》）这三部小说时，我们再次带着这个疑问，在认真的编译、审校及译文整理的过程中，大体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马里奥·普佐的这六部小说几乎

构成了一幅当代美国政治、历史、文化、生活的全景式的大写真。

这六部小说几乎是以作家丰富的人生体验，揭开了美国各阶层活动黑幕的方式，写尽了美国形形色色的人物。上到总统、副总统，下至国会议员、军界要员富豪、金融巨头乃至文化界名人，直至平民百姓、名妓、名演员等，他们都无不和美国的黑社会、黑手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之中有的是受害者，有的却是其中的一员。

站在揭露和批判审视的基点上，马里奥·普佐的真率而大胆确实令人吃惊。

他敢于描写美国的女副总统曾是黑手党头领——老教父的情妇，他敢于写美国总统及联邦调查局、安全部里是黑手党的一员及教子（《教子》）。

他毫不掩饰地揭开美国好莱坞及影视界、男女演员争角色时，必和制片人及导演上床的真实场景。（《大赌场》）；他更不掩盖美军在二战后驻外部队的上层组织黑手党走私紧缺物资、军火及玩弄女性的丑闻（《黑暗竞技场》）；而在《幸运的移民》中则真实的写出美国所谓人权的制度下，给意大利移民们所提供的犯罪堕落的机会。

在我国出版《教父》、《教子》、《西西里人》这三部小说时，都不同程度地做了一些删节，但在我们这次的三部小说即《黑暗竞技场》、《大赌场》、《幸运的移民》的出版过程中，尊重马里奥·普佐本人的要求，

根据他的英文原版及德文原版（《黑暗竞技场》）全文译出。只是为了中国读者的中文阅读习惯，在个别词语及句式上做了些微小的调整理顺。

另外要说明的是，如果说马里奥·普佐是美国通俗小说作家的话，那么，在读过《教子》、《黑暗竞技场》、《大赌场》、《幸运的移民》这四部小说之后，应该彻底地纠正这种看法，至少在这四部小说中，充分体现了文学艺术的严肃性、深刻性，更具备了细腻与形象的特征，人物的命运及个性的描写同样是成功的，这大概与他从十五岁起就酷爱文学，大量地阅读了许多像《卡拉玛佐夫兄弟》、《白痴》、《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和刻苦地追求艺术有关吧！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期望，免除不能飨读马里奥·普佐全部作品的遗憾，美国东西文化走廊的程娟小姐代表该公司，承担了以上三部小说在中国大陆的全部版权代理工作，不辞辛苦地和马里奥·普佐亲自签定了在中国出版这三部小说的文件。在此，我们代表中国千千万万的读者，向她及她的公司表示由衷的致谢！

并向承担以上三部小说的全部翻译工作的以于晓丹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译者致以同样的谢意！

他们随潮而来

汇集在冲刷着纽约城的意大利移民潮中，露西亚·桑塔迈着自豪、坚实而无畏的步伐踏进了这个新世界。为了她的美国梦，有时不得不抛弃她祖先传承下来的荣誉和道德传统为代价。《幸运的移民》讲述了她以及依靠她的智慧、机敏和爱而生存下来的六个孩子的故事。

萨尔和列娜——幼童，稚嫩的心灵还无法理解
每日包围着他们的殊死奋斗。

拉里——招人喜欢的“猎艳高手”，受小钱的诱
惑而陷入不法的生活。

奥克塔维娅——聪明、漂亮而又任性、叛逆。为
捍卫自己的灵魂之光而战斗
着。

文尼——一个具有宁静和悲剧色彩的青年，在
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显得过于温柔。

吉诺——自私而又自负，但却具有超凡的决断
力和不屈不挠的征服精神。

第一章

拉里·安格鲁齐骑着他的乌青马神气地穿过一条由高高的公寓楼组成的狭谷。在暗兰色的楼墙脚下闲荡的孩子们停下他们的嬉戏，默默地羡慕地瞧着他。他摇摆着他的红提灯穿过一个拱形门，马蹄踩在铁轨上迸出火花，将第十大道的石头映亮；在马、骑手和红提灯的后面，一列长长的货车缓缓地驶出哈德逊大街上的圣约翰公园站，几乎是爬行般向北移动。

在1928年，纽约中央铁路局使用了很多条城市街道向南北方发放列车，并派出很多骑在马背上的童子军去指引交通。几年之后当高架路建好后这一切就停止了。然而拉里·安格鲁齐并不知晓作为最后一批“傻男孩”不久他就将只是这座城市历史中的一个小陈迹了。此时他笔直地坐在马背上，骄横得像一个西部牛仔。他的马靴是一双白色的帆布胶底鞋，他的牛仔帽是一顶缀着连环扣的尖顶帽。一对磨得发亮的自行车裤夹将他的粗兰斜纹布裤子夹紧。

他骑马慢跑在炎热的夏夜里，城里的沙土不是他的点心。妇女们坐在木头箱子上唠着家常，男人们站在路口叼着“德诺比里牌”雪茄烟喷云吐雾，孩子们则跳上移动着的火车拿

他们的小命当儿戏耍。人间万象都溶进了雾霭中的黄色街灯和点心店橱窗上裸露的白炽灯光中。在每一个与第十二大道交叉的路口都会有一声尖利的汽笛声从后面的黑色机车沿着哈德逊河的混凝土河道传来，使青马和骑手为之一振。

在二十七街，拉里·安格鲁齐右侧的整整一条街上都没有高墙，在这片空地上坐落着低矮形状的黑色的切尔西公园。孩子们正坐在空地上观看由哈德逊置业大厦放映的免费露天电影。在远远的巨形银幕上，拉里·安格鲁齐看到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正沐浴着昏黄的阳光、雷霆万钧般向他扑来，他身下的坐骑被这些鬼怪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跑过二十八街路口，又置身于两边的高墙中间。

拉里快到家了。穿过前边联接三十街跨越第十大道的行人天桥就到家了，今天的活儿就干完了。他把帽子拉到一个更神气的角度，笔直地坐在马鞍上——所有坐在三十至三十一街两旁的人们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朋友——拉里策马狂奔起来。

他飞快地驰过过街天桥，向趴在桥栏上的孩子们挥手致意。然后他让乌青马前腿腾空向右边人行道上的人们致意，再把马头拉向左边进入了铁路调车场，一个坐落在哈德逊河岸上的钢铁大平原。

在他身后，巨大的黑色机车喷出的白雾象魔术般将那些桥和孩子们隐去，留下一屏绚丽的白幕直挂向昏暗的夜空，一时连星星也看不见了。货车弯进了调车场，天桥又出现了，孩

子们飞奔下台阶，向着大街跑去。

拉里将马拴在搬道工小屋前的拴马桩上，然后一屁股坐在屋前的长凳上。在街对面，他所热爱的那个熟悉的世界像一幅巨大的画布展现在他眼前。

在靠近三十街角上的面包房被灯光照得通明，门口的柠檬冰果摊前围拢着一大群孩子。老板佩纳蒂尔向白色纸杯里装着樱桃红、淡黄和透明颜色的冰果，他大方地将纸杯装得满满的。他甚至可以富裕到拿钱到跑马场去浪费了。

面包房旁边往三十一街的方向是一家杂货店。它的橱窗里摆满了油光腊皮的黄色意大利熏干酪，五香火腿和包在艳丽纸皮里的肉三角包。再接着是一间理发馆，虽已打烊，但里边纸牌却打得热火朝天。理发师此时也不忘记带着忌妒的眼光观察任何新潮的发型，一眼便可看出是否出自他的剃刀。孩子们像蚂蚁一样在人行道上忙来忙去，妇女在黑暗的楼门前扎堆儿聊大天。愤怒的闲言碎语从每一个人堆中传出，飘进夏夜的星空。

矮小的搬道工由铁轨走来对拉里说：“今夜没火车了，孩子。”拉里解开缰绳翻上马背，调转马头向前窜去。

马在空气中奔驰着，成排的楼房、城市的高墙像一张脆裂的油画布云山雾罩般向拉里扑来。在对面公寓楼的顶层，拉里看见自己家的窗子开着，那个黑暗中的身影一定是他的弟弟文森特。拉里向他挥手，直到第二次他才看见。这面楼墙上只有少数几个窗子闪着昏黄的灯光。所有人都在下面，大

家都在瞧着他。他打马穿过人群，踩着第十大道的鹅卵石向三十五街的马棚走去。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当拉里·安格鲁齐踏着薄暮在圣约翰公园溜马时，他母亲，露西亚·桑塔·安格鲁齐·科尔伯，作为奥克塔维娅和文森特·安格鲁齐的母亲，安东尼·安格鲁齐的遗孀，当今弗兰克·科尔伯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三个孩子吉诺、萨尔瓦多和列娜的母亲，正准备离开她那空荡荡的房间以躲避那令人窒息的闷热。她打算到楼下邻居们中间去磨牙以消磨时光，最重要的是去看护她的那些在黑暗的街道上玩耍的孩子。

露西亚·桑塔今晚很轻松，夏天是好季节——孩子们不会感冒发烧，也不用操心那些抵御风雪的棉衣、手套和靴子以及上学的额外开销。每个人都急匆匆的吃完晚饭，逃离闷不透风的房间，随着人潮涌向大街。晚间的争吵消失了。房间很容易打扫，因为它本来就很空。但对露西亚·桑塔来说，最重要的是她获得晚间的自由。街道两旁是集会地点，夏天使邻居们都变成了朋友。现在，把乌黑的头发梳了个髻，披上一件干净的黑外套后，她抄起一把厨房的小凳子飞过四层楼梯就来到了街上。

每一个公寓楼就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一群妇女，还都穿着黑衣，坐在各自的凳子和木箱上闲扯着。她们回忆起遥远的历史，为道德和社会规范而争辩着，总是会把当年逃离意大利南方某个小山村的祖先们抬出来炫耀一番。她们的

想象力是多么的美妙啊！然而：如果让她们那些坚强不屈的父辈们也来面对一下她们自己每天要应付的这些难题又会如何呢？她们那些勤俭持家的母辈们又会如何呢？如果她们自己，作为这些美国儿女的女儿们，能像她们的先辈般勇敢又将如何呢？如果她们认真地想想就好了。

这些妇女们讲起自己的子女就像在谈论陌生人。在这片新土地上，纯真如何变成了邪恶从来都是热门话题。现在讲的是住在三十一街角上的弗雷西亚。在得知她的教母生了重病，她的母亲急切召唤她回来之际，她都不肯为此而缩短她的蜜月。这叫什么女儿，简直是个婊子。是的，她们就是这么说的。弗雷西亚的母亲亲口讲的这事。还有一个可憐的儿子，当他的父亲对他的婚事暴跳如雷之时，他就不能等一年再结婚？唉，太没礼貌了。在意大利是不会有这种事的，父亲会杀了这个无礼的儿子，是的，杀了他。那个女儿？在意大利——弗雷西亚的母亲动容地赌咒发誓，尽管那事发生在三年前，教母的身体也早已康复，她也抱上了外孙子——哼！在意大利，当母亲的非揪着女儿的头发把她从新房揪到病房的床头不可。唉！意大利，意大利，这世界怎么越变越糟呢？他们当时是发的什么疯非要离开那片土地？把孝敬父母的规矩都给丢了。

每一个妇女都轮流讲一个关于子女如何蛮横霸道、自己又如何捍卫传统孝道的故事。在结尾时每个人都会发出同样的诅咒：该死的美国。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夜，她们的声音里

充满一种在她们的家乡从未听到过的希望和憧憬。这里银行有的是钱，儿子们能读会写，孙子们如果混好了可以当上教授。她们带着内疚谈论着被她们践踏入土的风俗习惯，自诩如何的循规蹈矩。

事实是：这些妇女来自她们的祖先生于斯死于斯的意大利小山村，她们热爱这座钢铁与石头交汇的大城市，热爱那从调车场开过街道的火车的轰鸣以及哈德逊河岸上飘忽的灯火。在翻过山坡出外谋生以前，她们的童年是在偏僻贫穷的小山村度过的。

冒险精神解放了她们的先驱者，尽管她们从未踏上过美洲的平原去体验她们脚下的土地。她们来到这片荒蛮的土地，语言不通，孩子们也变成了异族的成员。这是不得不付的代价。

在整个过程中，露西亚·桑塔一直保持缄默。她在等待她的朋友和同盟，齐娅·罗切。在眼前几小时的快乐争吵中，她一直在休息，积聚力量。时间还早，半夜以前她们是不会回家的，到那时屋里才会凉快下来。她把手交叠地放在腿上，侧过脸去感觉从十二大道下边的河上吹来的微风。

身材不高、丰满而俊美的露西亚·桑塔，凭着她健康的体魄和精明的头脑，面对险峻的生活充满勇气。她强壮而不莽撞，经验丰富而又谨慎小心，她深知她的巨大责任是要带领一大家庭涉过险滩奔向自由的彼岸。她唯一的弱点是缺乏奸诈和残忍。在这个世界上光有善良的美德是不够的。

二十年前，露西亚·桑塔离开意大利时只有十七岁。在黑暗的海洋漂过了三千英里，她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和陌生的人群中，和一个从小一起玩耍的男人一同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经常以自己独特的疯劲摇摇头，不无自豪地讲起这段故事。

再早些时，她的父亲曾经带着悔改告诉她，他最心爱的女儿，她甭想指望新房用的亚麻衬衫了。农场穷困得只剩下债务了，生活只会更加艰难。在这里你能找到的可能只有一个忠诚而呆傻的丈夫了。

从那时起，她就失掉了对父亲、家以及祖国的尊敬。一个没有亚麻衬衫的新娘是耻辱的，像一个没有在初婚的床上留下血红的新娘一样耻辱。一个不贞的新娘还可以狡辩，可以把婚礼安排在月经期。甚至那个男人还可以饶恕她。但哪个男人会娶一个拿绝望和贫穷作嫁妆的新娘呢？

只有穷人才能理解贫穷的耻辱，甚至比罪犯的耻辱更让人抬不起头来。对罪犯来说，在他的另一个自我中他是胜利者。但穷人却被他们的命运、时代和这个世界击垮了。他们是永远需要施舍的乞丐。对这些几辈子的穷人来说，体面的高尚生活简直是传说。他们的道德观念只教会他们蒙羞忍辱。

露西亚·桑塔就这样孤立无援地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直到有一天一封信自美国邮来，一个小时候的伙伴、邻居家农场里的小男孩请她去大陆共同生活。双方的父亲都赞同这件喜事，只是露西亚·桑塔想不起那男孩长什么样了。

接下来在一个意大利式的阳光明媚的日子，露西亚·桑塔和村里另外两个姑娘在哭哭啼啼的双亲、姨妈和姐妹们的护送下来到镇公所，然后又去了教堂。三个由代理人执行了婚礼的新娘登上由纳不勒斯开往美国的班轮。法律上讲，她们已经是美国人了。

像梦一样，露西亚·桑塔来到了这片钢铁和石头的国度。当天晚上就同那个陌生人、她的合法丈夫上了床。当她给这个陌生人生了两个孩子并怀上了第三个的时候，他在一次不经意的事故中丧生了。在建设这个新大陆的过程中，这种事是太常见了。带着自责，她只有接受现实。她也悲哀过，但那是两回事，她只祈求命运对她慈悲为怀。

这个怀着身孕的寡妇依然年轻。她能去找谁呢？但她从未屈服于恐惧与绝望。她以妇女所拥有的惊人的顽强毅力承担了这可怕的灾难。但她并不是一块顽石，命运并没有使她变得尖刻，不像她的那些朋友和邻居们那样——那些和她一起共度夏夜的邻居们那样。

啊哈，这些年轻的妻子们、年轻的母亲们和所有这些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意大利女人们，多么“真挚的朋友”啊！看她们这楼、那楼，楼上楼下挨家挨户的忙活着。“露西亚·桑塔，尝尝这个”——一大盘新香肠，带麦芽和奶酪的复活节馅饼，还有鸡蛋饼，或者是一盘带特制的西红柿肉酱的饺子，够一家人在这日吃一天的。看她们多亲密啊，又是奉承又是咖啡还有贴心话儿，保证要做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的教母。悲